

咳

餘

叢

考

陔餘叢考卷二十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認族

世俗好與同姓人認族不問宗派輒相附合此習自古已然李唐自以爲出老子後追尊老子爲元元皇帝並以史記老子傳陞於列傳之首郭崇韜以汾陽王爲遠祖西征日路過河中祭汾陽墓哭甚哀南唐主李昇以唐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相遂以吳王爲祖自峴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攀附明德以爲光寵者也然狄武襄官樞密使有以狄梁公畫像及誥勅來獻者武襄曰一時遭際安敢遠附梁公耶其見卓矣又有本非

同姓而強爲聯宗者北史唐瑾傳周文賜瑾姓宇文氏
燕公子謹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
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乃更賜瑾姓紐于
氏謹遂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此則非同姓而認族實
爲千古所未有然于謹以其家法而欲師之非後世依
光附勢者之爲也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
樸與己同姓且俱河北人引爲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
瑱傳侯景以瑱同姓托爲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說羅
紹威爲節度使以羅隱名士拜之爲叔贈遺甚厚宋史
蔡京於蔡襄雖同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謂襄族弟此
猶第以門望相附不專爲勢利起見

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
緊遠求同譜不許諸杜所

居號社四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乃請繫晉書孫旂子弼及杜固通本以利人此欲附門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

弟子髦輔瑛四人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弘正與周石珍

合族石珍建康之廝役也爲梁制局監遂附之舊唐書

李義甫旣貴自言本出自趙郡始與諸李序昭穆而無

賴之徒藉其權勢拜爲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

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弟子禮謂之五父宋史史正志

與史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奸此則專以

權勢資緣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薺曾蔡京爲叔

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見薺遽曰大誤公乃叔祖公子

乃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又溫公瑣語張洎爲舉人時張

泌已通顯洎每求見稱姪孫旣及第稱姪及秉政則并

以庶僚遇必矣此更勢利之最可笑者也

同姓爲婚

史記帝堯與舜皆黃帝之後計其世數則堯之女於舜爲曾祖姑而以配之其時雖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遠古之傳說史記不察遂筆之於書未可盡信也同姓爲婚莫如春秋時最多論語魯昭公娶於吳同姓謂之吳孟子固已國語富辰諫襄王有曰聘由鄭姬註聘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鄭女爲夫人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註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又獻公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亦姬也鄭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於今齊崔

子見棠姜美謂姜之弟東郭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丁
臣出自桓不可註謂同姜姓也子產謂叔向曰內官不
及同姓其生不殖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晉君內
有四姬其病無乃是乎慶舍以女妻盧蒲葵或曰男女
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之慶氏
盧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時亂俗也漢以後此事漸
少漢書王莽以姚嬀陳田王氏皆黃虞後與已同姓令
元城王氏勿得與四姓相嫁娶然王訢傳訢孫咸有女
爲王莽妻號宜妻氏註張晏曰莽諱娶同姓故以侯邑
爲氏師古曰莽以己與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別故娶之
然雖不同宗終屬同姓也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

氏而婚劉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喪亂前

事一切勿問

晉書劉頌傳頌嫁女陳矯婿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于姑而姓陳其友嘗訊之頌曰舜後姚虞陳出本同根葉而世皆

爲昏律不禁也

白孔六帖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爲子納司空

王沉女以姓同而源異也晉書載記劉聰欲納太保劉

殷女以問劉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

本源既殊納之爲允李弼亦引王基爲子娶王沉女爲

證遂納之劉曜妻劉氏將死謂曜曰妾叔父儼女芳有

德色願備後宮曜乃娶儼女爲皇后按聰與曜皆匈奴

後其娶劉氏本非同宗若王基王沉究屬同姓非禮也

北魏本無同姓爲婚之禁至孝文帝始禁之詔曰夏殷

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皇運初基未遑釐

改自今悉行禁絕有犯者以不道論唐書李光進之母李氏

交婚

魏書慕容元真以妹爲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請交婚昭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爲妯娌

北史崔長謙幼聰敏盧尙之欲以女妻之崔懷又爲長謙弟求尙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尙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爲妯娌者此其故事也

指腹爲婚

南史韋放傳放與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爲婚姻
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適率子
北史崔浩女爲尙書盧遐妻浩弟恬女爲王慧龍妻二
女俱有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白山可指腹
爲親及慧龍子寶興將娶盧女浩爲撰儀躬至監視謂
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

劫婚

村俗有以婚姻議財不諧而糾衆劫女成婚者謂之搶
親北史高昂傳昂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不許
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
而歸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經許字

者昂所刼則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婦

世俗新婚三日內不問親故皆可看新婦固係陋習然自六朝來已然南史徐摛傳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唐李涪刊誤云婚禮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及中外故舊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故皆列坐而覲婦容豈其宜哉則此習由來久矣彙書近時娶婦以紅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議曰自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乃以紗縠蒙女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禮六禮悉捨合巹復乘是蒙首之法亦相傳已久但古或

以失時急娶用之今則爲通行之禮耳

冥婚

周禮地官有嫁殤之禁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者曹操幼子倉舒卒椽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然終聘甄氏亡女與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後襲爵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北史穆崇傳崇元孫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于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唐書懿德太子重潤傳中宗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葬蕭至忠傳帝庶人爲二弟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及帝氏

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建寧王瑛傳代宗立追念瑛
死非其罪乃追諡爲永天皇帝以興信公主亡女張爲
恭順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經之甚者五代史鄭餘慶
作書儀以冥配爲定制唐明宗深識其非有詔刪正然
康譽之昨夢錄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而求
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卽製冥
衣媒者就男墓設酒果以合婚二座相並各立一小幡
奠畢二幡微動若相就其有不動者則以爲不喜也兩
家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給元史郭三從軍
死其妻楊氏守節舅念其子不忍使鰥居地下欲聘隣
家亡女合葬之楊氏遂自經死則元時猶有冥婚之俗

而楊用修丹鉛錄亦云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然則前朝尙有之矣

魏書高允傳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莫此爲甚然則北魏時又有所謂魂人者

撒帳

知新錄云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奉以爲不然以麻豆穀米禳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後世撒帳之俗起於此按此說非也撒帳實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

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見戊辰雜抄唐中宗
嫁睿宗公主鑄撒帳錢重六銖文曰長命富貴每十文
鑿一綵縑今俗婚姻奩具內多鑄長命富貴等字亦本
於此

拜堂

新婚之三日婦見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聞見記近代
婚嫁有障車下婿卻扇及拜堂之儀今上詔有司約古
禮今儀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
婿卻扇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服脩無拜
堂之儀今上謂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來已久但真卿
等所定棗栗服脩見舅姑卽今俗所謂拜堂也乃又云

無拜堂之儀豈唐時所謂拜堂者別是一禮耶

脫鞮登席

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脫其屨禮記所謂戶外有二屨是也然臣見君則不惟脫屨兼脫其鞮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膝也鞮去故行膝見也左傳衛出公輒爲靈臺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公怒對曰臣有疾若見之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斷其足杜註謂有足疾也散嘔也註又云古者臣見君解鞮然則古人以跣足爲至敬也漢制脫鞮雖無明文然優禮蕭何特命劍履上殿則羣臣上殿猶皆脫屨可知衛宏漢官舊儀椽吏見丞相脫屨丞相立席後答拜魏志

曹操令曰祠廟上殿當解屣吾受命劍履上殿今有事

於廟而解屣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屣可

見是時祭先祖見長官尙皆脫屣三國時吳賀邵美客止坐常着屣則是時家后亦多有不屣者

宋改諸王國制度內有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一

條是時藩國朝賀其王尙皆跣故詔改之以教其禮梁天監中尙書議云禮跣屣登席

事由燕坐閩若據此語謂古惟燕飲始跣而爲敬祭則不跣也按韓詩不跣履而卽席謂之禮跣而上坐謂之燕則古人行禮尙者屣燕乃跣屣

閩說蓋本此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旣絕恒禮凡

屣行者應皆跣屣蓋是時廟祭有不跣屣者故申禁之曰極敬之所莫不皆跣

則是時朝會祭祀猶皆跣屣陳祥道禮書所謂漢魏以

後朝祭皆跣也唐書劉知幾以釋奠皆衣冠乘馬奏言

冠履祇可配車今屣而輶跣而鞍實不合於古是唐時

祭祀亦尙有跣屨之制至尋常入朝則已有着履者唐書棟王琰有二妾爭寵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厭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驗之果然是也蓋古者本以脫屨爲至敬其次則脫履至唐則祭祀外無脫履之制然朝會亦尙着履此唐初之制也

着靴

朝會着靴蓋起於唐中葉以後唐書皇甫鏘以故繪給邊兵軍士焚之裴度奏其事鏘在憲宗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府物堅韌可用韋斌每朝會不敢離立嘗大雪立庭中不徙足雪幾沒靴崔戎爲華州刺史徙兗海民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單騎遁去溫造節度興元

殺倡亂者八百人監軍楊叔元擁造讎祈哀乃免之是
唐時已多着靴歐陽公歸田錄和凝以二千錢買靴問
馮道靴價若干道舉左足曰一千凝遂喚其僕道徐舉
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證宋以後則朝
靴且形之歌詠而朱文公家禮內冠儀一條并有襴衫
帶靴之制則靴固久爲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趙武靈
王始用之然秦漢魏晉尚罕有着靴者晉書儒林劉兆
傳有人着靴騎驢至門外問劉延世又毛寶傳寶與祖
煥戰血流滿靴此蓋騎者用之靴字從革蓋皆皮爲之
便於騎也惟齊豫章王嶷不樂聞人過有告訐者輒置
靴中不視梁王儉宴客樂遊苑蕭琛着虎皮鞞直造其

坐陳徐陵爲吏部陳暄袍拂髀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
朝之着靴見於史者止此數事而已其時多着履齊明
帝輔政時百官皆脫履到席蔡約獨躡履不改則其時
見尊長尙以脫履爲敬固無論於着靴也而是時北朝
則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長安夫妻常賣靴自
給北齊婁太后病童謠有紫縊靴之語徐之才曰紫者
此下絲縊者熟當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時楊
愔逃出道一靴任城王浩傳有婦人浣衣一乘馬者以
舊靴換其新靴而去又樂陵王百年被害後有人于其
處掘得一足有靴瑯琊王儼被害亦不脫靴而埋之及
北齊亡後嬪妃入周亦以賣靴爲業是北朝着靴累代

盛行蓋自劉石之亂繼以燕秦元魏齊周各從其本俗
故中土久以着靴爲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尋爲朝制耳
風會所趨隨時而變古以脫屨爲敬其後不脫屨而但
脫履又其後則不脫履最後則靴爲朝服而履反爲褻
服設有着履入朝會及見長官者反爲大不敬更無論
於跣而見也或疑古人脫屨而登近於裸褻然常見邈
羅國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足頗斑爛可愛想古人邪
幅在下亦復如是則亦未爲污瀆也按明史洪武初定
制朝服祭服皆白黻黑履惟公服則用皂靴故有賜狀
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子弟及婿
皆許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許庶人不許穿

靴止許穿皮扎鞦北地苦寒許穿牛皮直縫靴

弓足

婦女弓足不知起於何時有謂起於五代者道山新聞
謂李後主合宮嬪窅娘以帛繞脚合纖小作新月狀由
是人皆倣之唐綯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
窅娘而作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
後主按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李白詩履
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鞮又唐詩兩足白如霜臨流濯素
足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甚多略不言纖小又郡閣雅談
引五代劉克明蒲鞋詩云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
一樣新纔自繡簾離玉指便隨羅鞋步香塵石榴裙下

從容从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爲瓦上不知拋擲
是何人謂此詩通首咏婦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織之狀
則是時尚未纏足并引太平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回頭
男子方頭見宋書
五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圓爲別也胡應
麟因之力主起於唐末五代之說謂古人言婦人弓腰
而不言弓鞋言織腰而不言織足古人風俗如墮馬愁
眉等粧史傳皆不絕書而足獨無明文李白至以素足
咏女子則唐時尚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於五代
之說也然伊世珍娜嬛記謂馬嵬老嫗拾得太真襪以
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長僅三寸詩話總龜
亦載明皇自蜀回作楊妃所遺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

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鈎窄窄弓弓手中弄初
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
虛暗引相思幾時歇又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
玉笋裹輕雲周達觀引之以爲唐人亦裹足之證韓偓
嬾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
羅鞋楊用修因之并引六朝雙行纏詩所謂新羅繡行
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爲六朝已
裹足不特此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媼足長八寸脛
跗豐妍底平趾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史記云臨
淄女子彈絃縱足又云掄修袖躡利屣利屣者以首之
尖銳言之也則纏足之風戰國已有之高江村天祿識

餘亦祖其說謂弓足相傳起于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然石崇屑沉香爲塵使姬人步之無跡已先之而史記并有利屣之語則裹足之風由來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於秦漢之說也是二說固皆有所據然瑯嬛記及詩話總龜所云恐係後人附會之詞而李白之咏素足則確有明據卽杜牧詩之尺減四分韓偓詩之六寸膚圓亦尙未纖小也第詩家已咏其長短則是時俗尙已漸以纖小爲貴可知至於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淵靜語謂程伊川六代孫准居池陽婦人不裹足不貫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輟耕錄謂扎脚五代以來方爲之熙寧元豐之間爲之者

猶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猶未遠必有所見
聞固非臆說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兩廣之民惟省
會效之鄉村則皆不裹滇黔之獠苗僉夷亦然蘇州城
中女子以足小爲貴而城外鄉婦皆赤腳種田尙不纏
裹蓋各隨其風土不可以一律論也 本朝康熙三年

有 詔禁裹足王大臣等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不得

裹足違者枷責流徙十家長及該管官皆有罪

事見新
舊瑣錄

熙七年禮部奏罷此禁

事見池
北偶談

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鳳染指

俗以鳳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雜識鳳仙花紅者搗
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

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直至退甲方漸失之回回婦人
多喜此云云今俗則不特回回婦人也

簪花

今俗惟婦女簪花古人則無有不簪花者其見於詩歌
如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醉插茱萸來未盡
杜牧之菊花須插滿頭歸邵康節頭上花姿照酒卮梅
聖俞謝通判太博惠庭花詩欲插爲之醉但慙髮星星
東坡吉祥寺賞牡丹詩年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
人頭又在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詩云頭上花枝奈老
何穆清叔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陳無己白髮簪花
我自羞黃山谷詞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

自羞陸放翁詩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之類不一而足按羯鼓錄汝陽王璿隨明皇遊幸常戴牙綉帽打曲上摘權花一朶簪之璿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時已簪花也宋真宗將東封命陳堯叟爲東京留守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先宣入後苑賜宴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陳去所戴者上親以頭上一朶爲陳簪之又盛事美談記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上特顧晁迥錢文僖各賜一朶又故事惟親王宰臣則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中使爲晁迥戴花觀者榮之又宋碑類編記寇準侍宴上特命以千葉牡

丹簪之曰寇準年少正是賞花吃酒時也沈括記韓魏公鎮揚州適芍藥生金纒腰四朶延王岐公王荆公陳秀公開宴各簪一枝後四人俱爲相司馬溫公家傳公年二十登第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宋史顏師魯充顯仁后遺留使至金力辭簪花聽樂莫濛充賀金正旦使賜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聽樂又陳隨隱記孟冬時享駕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楊誠齋詩賜花新剪茜香羅簪遍烏紗未覺多花重紗輕

人更老抬頭不起奈春何則并簪剪綵之花矣古今詩
話孫周翰童時侍郡侯宴適座客簪花郡侯出對曰口
吹楊葉成新曲翰對曰頭戴花枝學後生此皆宋時簪
花故實也金趙秉文有戴花詩云人老易悲花易落東
風休近鬢邊吹又元遺山詩云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揀
繁枝挿帽簷元人貢師泰詩云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
分挿帽簷前又黃庚詩插花歸去蜂隨帽漱石閒談記
明成祖時迎春監生當代爲簪花衆皆畏縮有邵圮者
直前取花爲成祖簪之傅維麟明書武宗南巡回至淮
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導則金元以來亦尙有簪花之例
矣今制殿試傳臚日一甲三人出東長安門遊街順天

府丞例設宴於東長安門外簪以金花蓋猶沿古制也
婦人拜

禮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肅拜者周禮太祝九拜之一
鄭註謂俯下手如今之擡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擡肅拜
如擡正今俗婦人攏兩手向下之禮也惟婦人之拜跪
與不跪諸家之說紛紛洪容齋等謂古禮婦人之拜本
不跪戰國策蘇秦至澹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謝此畏
懼之至過爲加禮故特記之史記周昌以易太子事諫
高帝呂后見昌爲跪此亦特爲加禮則非加禮不跪可
知也周天元帝詔曰縣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
男子欲婦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詔書則婦人本無拜跪

之禮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說也清波雜誌則謂古之男女皆跪古詩曰長跪問故夫是也羅鶴林玉露亦引朱文公云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古樂府所謂伸腰再跪拜也此拜而必跪之說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卽爲跪則婦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詩伸腰跪拜正是實事引身長跪攏手向下卽是伸腰拜跪也雖長跪而其拜則僅肅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狀朱子語錄所謂直身長跪拜時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婦人首飾甚多自難俯伏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時婦人有跪拜之禮也迨後坐用牀榻則婦人之跪不便故無復引身長跪之儀而僅存

攏手肅拜之禮此所以有拜而無跪也周天元特詔婦

人如男子拜是其時婦人久無跪拜之禮可知而謂起

於唐武后欲尊婦人故不令拜跪究屬臆說也

宋史王貽孫傳太祖

嘗問道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道不能對貽孫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固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爲證趙其

重之亦見玉壺清話及愛日齋叢鈔總之席地而坐時婦人拜必兼跪坐用牀

榻後婦人有拜無跪以古詩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詔

彼此參看自可了然也後世婦人肅拜行禮時稍作鞠

躬虛坐之狀此亦有所本宋太祖問趙中令何以男子

跪婦人不跪又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太廟薛

簡肅問陛下當爲男子拜乎議遂止是宋時婦人固亦

無俯伏拜跪之禮而愛日齋叢鈔云古者男子之拜但

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首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虛坐之勢然則拳曲虛坐亦自宋時已如此也惟是婦之於舅姑及命婦之於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禮爲敬者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隋時皇后受冊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誤云今郊天祭地止於再拜乃婦謁姑嬭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姑章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則唐時婦初見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拜跪謝君

王則唐時宮人於君后亦拜跪矣蓋家庭則舅姑宮庭則君后皆屬至尊自宜加禮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則仍肅拜也

古人跪坐相類

朱子作跪坐拜說寄白鹿洞諸生謂古者坐與跪相類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着蹠而體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又後漢書向栩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據此則古人之坐與跪皆是

以膝着地但分尻着蹠與不着蹠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則謂之箕踞漢書陸賈傳尉佗箕踞顏師古註伸其兩脚如箕形佛家盤膝而坐則謂之跏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則古人何以不以尻着地而爲此危坐哉蓋童而習慣遂爲固然猶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盤膝則不慣北人多盤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慣也

近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謂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謂盤膝坐則又誤盤膝坐則向兩管與榻上何以有膝蹠痕耶

高坐緣起

古人席地而坐其憑則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也寢則有牀詩所謂載寢之牀也應劭風俗通趙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此爲後世高坐之始然漢時猶皆席地文

帝聽賈誼語不覺膝之前於席暴勝之登堂坐定雋不
疑據地以示尊敬是也至東漢末始斲木爲坐具其名
仍謂之牀又謂之榻如向榻管寧所坐可見又三國魏
志蘇則傳文帝據牀拔刀晉書桓伊據胡牀取笛作三
弄南史紀僧真詣江敎登榻坐敎令左右移吾牀讓客
狄當周赧詣張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牀遠客此皆高
坐之證然侯景升殿踞胡牀垂脚而坐梁書特記之以
爲殊俗駭觀則其時坐牀榻大概皆盤膝無垂脚者至
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牀程大昌演繁露云穆
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是也
而尚無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則自宋初始丁晉公

談錄竇儀雕起花椅子二以備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
銓默記李後主入宋後徐鉉往見李卒取椅子相待鉉
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竇主禮鉉辭引椅偏乃
坐張端義貴耳錄交椅卽胡牀也向來只有栲栳樣秦
太師偶仰背墜巾吳淵乃製荷葉托首以媚之遂號曰
太師樣此又近日太師椅之所由起也然諸書椅子猶
或作倚字近代乃改從椅蓋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机
子墩子之名亦起於宋見宋史丁謂傳及周益公玉堂
雜記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古人拜雖臣之於君亦祇再拜孟子所謂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頓首則以求救之切
本非常禮至後周天元帝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於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誤謂郊天祭地止於再拜
是唐時郊廟尚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百
官見親王東宮行四拜禮子於父母亦四拜禮蓋儀文
度數久則習以爲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
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者也

問黃主交拜繁數如此註
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按樂記有百拜之語古人之拜
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

上元張燈

朱弁曲洧舊聞云上元張燈自唐時沿襲漢武祠太一
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

詠燈山詩唐光天中東都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唐以前猶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矣據此則上元張燈實盛於宋也然唐詩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語自是唐故事

潤筆

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穎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也然北史袁聿修爲信州刺史有善政旣去官州人鄭播宗等七百人斂縑帛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詔許之則又在鄭譯之前故洪

容齋謂作文受謝晉宋以來已有之而王楙野客叢書
并謂陳皇后失寵於武帝以黃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
長門賦以悟主此爲潤筆之始其見於史書及載記者
唐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
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受饋遺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
鬻文未有如邕者故杜甫八哀詩李邕一首云干謁滿
其門碑勝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劍
几義取無虛歲唐書李華不甚著書惟應人墓版傳記
及州縣碑頌時獲金帛柳公權善書公卿貺遺鉅萬主
藏奴盜其所藏盃盃一篋騰識如故奴妄言叵測公權
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惟筆硯自鐫秘之李商隱記

劉义持韓愈金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如與劉君爲
壽劉禹錫祭韓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
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絹
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
酬以九千匹蓋唐時風尚已如此玉壺清話李翰爲和
疑門生同爲學士會疑作相翰草制罷悉取疑舊閣圖
書器玩而去留一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闕門生批
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歐陽公
請蔡端明書集古錄序以鼠鬚栗尾筆銅絲筆格大小
龍團茶惠泉等物爲贈君謔笑其清而不俗後聞歐得
清泉香餅惜其來遲使我潤筆少此種物王禹玉作麗

穎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參以古法書名畫三十種
杜荀鶴及第試卷其一也張孝祥書多景樓扁公庫送
銀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合諸妓宴會
以紅羅遍賞之張端義貴耳錄席大光葬母乞吳傅朋
書預供六千緡爲潤筆人言傅朋之貧可脫矣一夕而
光死此又可見宋時士大夫風尚蓋作文受謝宋時并
著爲合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
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
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爲正得我胸中事例
外贈金百兩日例外則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與歐陽
公書曰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襄作書襄謂近世

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可乎亦見待詔書碑受餽之有例也祖無擇傳詞臣作詔命許受潤筆物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餽不獲乃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之不悅翰林學士王寓謝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賚賜上所常御筆硯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華筆格一塗金鎮帙天祿二塗金研滴蝦蟆一貯黏麪塗金方盒一鎮帙象人二薦研紫柏牀一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

賜視尤奇以宮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許恩賜則臣
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必有定制然韓昌黎
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昌黎
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川碑川男寄鞍馬并白玉
帶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
許于泉寄絲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撰成德
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後例得貺
遺若迫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
餽遺而辭與受俱奏請則已爲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
也其有不肯賣文及雖受餽而仍他施者韋均之子持
萬緡詣韋貫之求銘其父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

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見托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返再三訖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又柳玘善書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司空圖傳圖隱居山中王重榮父子雅重之嘗因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聽人取之一日而盡容齋隨筆又記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爲作銘其子以金帶兼帛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義也東坡集亦有得潤筆錢送

與王子立葬親之事又元時胡汲仲貧甚趙子昂爲介羅司徒請作其父墓銘以鈔百錠爲潤筆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耶是日無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卻愈堅嘗誦其送人詩薄糜不繼襖不煖饑腸猶作鐘球鳴之句謂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糧方也明史李東陽傳東陽謝事後頗清窘有求碑誌者東陽欲却之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無鮭菜耶東陽乃勉爲之亦可見其清節矣然利之所在習俗漸趨于陋唐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者侯鯖錄記王仲舒爲郎中謂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可

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冊一帙自錄所作文簿面題
曰利市事見戒庵漫筆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
送斛斯六官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
翻令室倒懸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撰文例有潤筆及
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餽
者之陋也

避諱

避諱本周制左傳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是
也然周公制禮時恐尚未有此雖金縢有以旦代某之
語然金縢之真僞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
戒農官之詩曰駿發爾私皆直犯文武之名雖曰臨文

不諱然臨文者但讀古書遇應諱之字不必諱耳非謂
自撰文詞亦不必諱也而周初之詩如此則知避諱非
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蓋起於東周之初晉以僖侯廢
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魯以獻武廢具敖考數公之生
皆在西周若其時已有避諱之例豈肯故犯之而使後
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時尚未有禁及後避
諱法行乃不得不廢官及山川名耳孔門以後習禮者
益加講求如禮記所載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逮事父
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
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之類可謂情
義兼盡然朝廷之上猶未有聽以私諱避官名之制故

漢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去瑜名犯其私諱不肯連署求
解官有司以公所無私諱駁之遂不許至晉江統疏曰
故事祖父名與官同者皆許改若身與官同名不在改
遷之例但身沒之後子孫難以稱其位號宜聽其一并
迴避詔從之則是時已著爲令甲矣宋史賈黯傳律載
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有罪則并有不避
諱而議罪之律矣雍熙中詔除官若犯私諱者三省御
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則更有因私諱
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觀之蓋自晉六朝以至唐宋無不
以避諱著爲律文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范蔚宗爲太
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陳書孔奐欲以王廓爲太子

詹事後主曰廓父名泰不可爲太子詹事唐書源乾曜
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
名不拜換國子司業蕭儼拜太僕少卿以父名不拜徙
太子右衛率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渭謂其父名少康當
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國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
直昭文館以父名昭懇辭乃改集賢院呂希純擢著作
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諱而改授官者
也宋史張元授處州元以父名餘慶力辭不許李若拙授太子贊善若拙以父名光贊辭不許則亦有不許避者晉咸和中以王
舒爲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不拜詔改會爲郇後唐以
郭崇韜父名宏乃改宏文館爲崇文館宋慕容延釗父
名章太祖乃授延釗同中書門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吳

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書門下三品程元鳳拜右
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此因私諱
而并爲改官名者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生曰名死曰諱世俗往往有台
諱尊諱之語是稱生人名亦曰諱乃不祥之甚也今
時俗口語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檢

嫌名

嫌名不諱韓昌黎諱辨已詳論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
凡官名有中字悉改爲內已著爲令至唐時諱嫌名者
更多賈會擢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議者引禮
折之始受蕭復爲晉王行軍長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

改爲統軍長史則朝廷之上且爲臣子避嫌名矣毋怪乎李賀應進士舉當時流俗以其父名晉遂同聲訾議也然唐書衛洙爲鄭穎觀察使洙以官號內有一字與臣家諱同欲乞改授詔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李磻傳宦者摘磻疏中語犯順宗嫌名磻奏曰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則唐律本有嫌名不諱之條

二名

舊唐書太宗詔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自今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是太宗之詔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

字雖不連屬者亦避之避世爲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稱是也避民爲人如民部改爲戶部李安民改爲李安人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蓋世南沒於太宗時正遵奉詔旨故耳其後李世勣但稱李勣則當高宗時已諱世字也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司馬遷之父名談故史記於張孟談改作張孟同趙談改作趙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廟諱而但稱其字者如北齊以高歡先世有名泰者故於宇文泰但稱其小字黑獺有名隱者故於趙隱但稱其字彥深唐諱虎故於石虎但稱其字季龍諱淵故於劉淵但

稱其字元海鄧淵但稱其字彥海諱洽故於長孫稚但

稱其字永業

此非諱
嫌名

是也有以諱而改用文義相通之字

以代之者如漢明帝諱莊而東漢人凡舊書所有莊字

皆改爲嚴以魯莊公爲嚴公楚莊王爲嚴王莊助莊子

陵皆改姓爲嚴王羲之之先諱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

月或作初月至唐時益踵其法如改虎爲武淵爲泉又

爲深世爲代民爲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蕭淵明爲深

明李安民爲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長孫稚名爲幼甚而

別稱虎曰猛獸曰於菟

隋書趙仲卿爲政猛時人謂之
猛獸北史又云時人謂之於菟

此皆以文

義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劉臻好食蜋以父名顯乃改呼

曰扁螺此則以己之諱改物之名殊覺可笑東坡以其

先諱序凡爲人作序皆用敘字此又以音相同而義可通者代之然或雖有同音之字而義無可通則不免窒碍近世缺點畫之法最爲簡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

禮記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但諱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爲別也然禮又云旣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杜預註左傳引之以爲舍親盡之祖而諱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則諱當及五世矣吳志張昭著論亦引逮事之義謂六世親屬竭矣則不必諱周穆王名滿而後有王孫滿厲王名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諱及五世之證則

避私諱當以五世爲斷

唐制已疏不諱高宗諱治而韓昌黎潮州上表內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

蓋憲宗時已

姚高宗也

覲而犯諱

六朝時最重犯諱南史謝鳳之子超宗以劉道隆問其有鳳毛輒走匿不敢對後超宗謂王僧虔子慈曰卿書何如虔公書答曰如雞比鳳超宗狼狽而退蓋各觸父諱故也殷鈞尚咏興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滿壁書其父胤名鈞輒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自稱觸觸生雖爲當世所笑然其時避諱之嚴大概如此董莽燕閒常談云許將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

春充預買錢許厲聲曰許將如何作得預買錢其人方
悟元絳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揮元拱手曰元
絳何嘗指揮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覲面犯諱故酬接時
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門問諱之禮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二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年喪不計閏

令甲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爲斷遇閏月不在此數蓋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葬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服月數故以閏月除南齊文惠太子傳母殯后薨後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王儉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議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葬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其允協情理詔從之按葬喪尚不計閏則三年之喪益可知也

父在爲母斬衰

古禮父在爲母服期禮記雜記下篇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註云父在爲母也喪服篇日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漢以來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然猶僅齊衰也明太祖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自後遂爲定制

婦爲舅姑三年喪

婦爲舅姑三年喪起于宋太宗時燕翼貽謀錄云禮經

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母皆爲期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禮及開元禮婦爲舅姑服期近代多爲重服請加裁定魏仁浦等議曰古禮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妻齊體哀樂不均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爲定制據此則後唐已行之也

喪次助哭

世俗有喪者於弔客至則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哭者南史王秀之遺令云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

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可見六朝時已有此陋習

避煞

喪家避煞之說俞文豹吹劍錄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
已載喪煞損害法如己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
三十四歲女雄煞山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
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
傳至期必避之據此則唐時已有此風洪容齋夷堅志
董成三郎死而旣斂家人用俱俗法篩細灰於竈前欲
驗死者所趨己而見二鷺足跡在灰上皆疑董已墮入
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

妻設香楮性饌于靈几闕中障以彩綺合門皆隱隣舍
獨留一媪守家媪見一物狀如猿而大如犬據案啖牲
見媪連毆之媪號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又儲泳論男
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則受某日之煞氣陰陽家所載
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
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左足鉗而向右
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兩足皆不鉗而
向外云云歷按諸說則雄煞雌煞之說理或有之然泥
於習俗至傾家出避則惑矣善乎陳東山之論曰安有
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扁靈柩于空室之內者又豈
有爲父母而首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中帖然無事此

可以破俗說也

墓祭

古無墓祭先儒備言之其最明切者晉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制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祔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也韓昌黎豐陵行亦云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又程子謂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順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禮小宗伯雖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歸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實

非祭先祖家人所云凡祭墓爲尸檀弓所云有司設奠於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問望墓爲壇以時祭耳然亦以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廟故然其弔喪而不及殯者則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此又因赴弔不及而然皆非常禮也史記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以畢爲文王墓地名其後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馬貞林有望以爲祭畢星而非祭墓又按竹書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禱于畢則文王已祭畢非墓祭可知也惟吳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似夏時已有墓祭然吳越春秋作於

後漢趙長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國語史記附會成篇未
可信也蓋三代以上本無墓祭故辛有見被髮祭野者
而以爲異歐陽公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論
者引爲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塚本唐開元二十年
制詔令編入五禮永爲常式事見舊唐書則非起於五
代而其實并非起於唐憲宗元和元年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
畿內者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孟子
東郭墦間之祭雖屬設詞然其時必已有此俗史記孔
子沒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是春秋戰國時
已開其端秦起寢殿於墓側西漢渭北原廟月出衣冠
顏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月一遊之也蘇武自匈
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

使祭其塚此西漢時墓祭也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吳漢等皆過家上塚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塚明帝遂有

上陵之制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幸公卿已下朝於園陵如元會儀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正大夫外國

侍子卿園計吏皆會陵八月欲附禮亦如之

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

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祭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此則上陵之創爲朝制自東漢明帝始蓋自西漢時早有上塚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樓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塚鮑永椎牛上苟諫塚魏武祭橋元墓又賜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龐德公亦有上塚事兩漢以來見于史書者不一而足蓋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倣

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
習成俗也孔子云死歸土謂之鬼周豐云墟墓之間未
施哀於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
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濟翁資暇錄記唐時寒食出城拜
掃雖已卽吉者仍用喪服白衫麻鞋此蓋猶沿古時凶
祭之意

合葬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
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
蓋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
穴而且同槨蓋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生

既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獨善魯然所謂離之者亦非異其椁但一椁而爲二室耳合之則并無有隔於兩棺之間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則合葬之當同椁也審矣後世古法漸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講所謂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於時俗者人之生死不齊時之貧富亦異故朱子謂古人椁大可容兩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嘗以異椁爲非也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則并有隔壙者矣

改葬

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

又改葬以王禮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戰國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謂太子曰昔王季葬於禁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則改葬起於文王也

呂氏春秋謂葬于嵩山之尾初學記作嵩山論衡作滑山

然古人改葬蓋出於不得已鄭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亦謂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不備禮者教繼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如晉惠公於共世子之類是也後世以遷就風水輕動祖宗之體魄謬矣改葬在除喪後者其服總麻穀梁傳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喪服記

改葬服總戴德鄭康成皆謂服總者臣爲君子爲父妾
妻爲夫及孫爲祖後者也然則主喪者僅服總非主喪
者則無服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
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昌黎謂弔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

禮士庶人踰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無久殯不葬
者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則有他故
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後世停柩之法也可徒文子問子
思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
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昌黎所謂改葬與未葬異者

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

世俗有攢柩於所居之室遂以爲葬所者古人謂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邠誥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議之誥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晉書亦見程棨三柳軒雜說胡楷買屋修理於夾壁中得故攢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蓋卽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

時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謂之火葬顧寧人已

詳言其凶慘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既葬二三年後輒啟棺洗骨使淨別貯瓦餅內埋之是以爭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饒見庫中有骨數十具皆盜葬成訟貯庫者按南史顧憲之傳憲之爲衡陽內史其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乃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則此俗由來久矣

神道

吳曾能改齋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張溥又引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成國侯李信成坐爲太常丞相侵神道爲隸臣

又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幽闕築神道謂此
二事又在前是神道蓋起於西漢也

碑表

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
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麀牲于碑賈氏以爲
宗廟皆有碑以識曰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
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
豐碑以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君葬四
綽二碑大夫葬二紼二碑凡封窆用綽去碑注樹碑于
壙前以紼繞之用輓轡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宮寢
墳墓皆植大木爲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

久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
績後代自廟徂墳以石代金司馬溫公謂古人勳德多
勒銘鼎鐘歲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
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此二說似謂
刻石之碑與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聞見記豐碑
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其上又
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絳索之
象孫宗鑑東臯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旣葬
碑留曠中不復出矣後稍書姓名留里於其上後漢遂
作文字李綽尚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
尚物所以懸窆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

十年前有樹德政碑者亦設圓空後悟其非遂改而孫何亦謂昔在穎中嘗見荀陳古碑皆穴其上若貫索爲之者以問起居郎張觀觀曰漢去古未遠猶有豐碑之遺像更以質之柳仲塗亦云然則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於懸空之豐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傳於世者漢有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寶卒袁隗爲之樹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曾能改齊漫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卽碑之類則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

子邁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爲始或有疑季子碑爲後人
僞托者唐李陽冰初工嶧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
如龍如虎則非後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嶧山
之梁碣石等雖非冢墓亦仿之以紀功德矣

墓誌銘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彘輓子
以爲始于王戎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
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椽上老舌又引孔子之喪
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志之始不
知檀弓所謂志之者猶今之主喪云爾未可改作誌也
惟封氏見聞錄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

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之女嫁荀晞之子者又東都
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墓
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誌
銘之作納於贖中者起於魏晉無疑云云阮亭所據封
氏之說固核矣然南史齊武帝裴皇后薨時議欲立石
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
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襲今
儲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煩石誌此則墓誌起於元嘉中
之明據也宋建平王宏薨宋武
武帝自爲墓誌銘司馬溫公亦謂南朝始有銘誌
埋墓之事然賈昊辨識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
則晉已有墓誌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元武湖

遇大冢得一銅斗帝以問羣臣承天曰此新莽時成斗
三公亡皆賜之葬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
也俄而冢內更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張華
博物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曰明
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
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亦見母
齊古碑則西漢時已有墓銘也
金史蔡珪傳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兩燕王墓舊在東
城外今在所展之內命改葬於城外此兩墓俗傳燕王
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啟墳其東墓之柩端題曰燕靈王
舊舊卽古柩字通用乃漢高祖子劉建也其西墓蓋燕
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辨甚詳此又西漢題識

於概之法不特此也莊子云衛靈公小葬於沙邱掘之得石槨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乃奪而埋之則春秋以

前已有銘于墓中者矣

唐書鄭欽說傳梁任助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上著言水旬服黃鐘啟靈

地瘞在三上庚墜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地當時莫有解者戒子孫世世以此訪人助五世孫寫以問欽說欽說方出使得之子長樂驛行三十里至數水壙乃悟此塚葬以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北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欽說傳內則漢時銘墓又有此一種蓋卽莊子所謂石槨銘之類也

此數事以觀則墓銘之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中顏延之此又何說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間或銘數語於其上而誤文敘事臚述生平則起於顏延之耳

碑表誌銘之別

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於墓上誌銘則埋壙中此誌

銘與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銘所謂思傳舊德宜勒黃金之碑楊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銘所謂邱陵標榜式建豐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也賈吳所辨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闕冢而見又神僧傳寶誌公歿梁武帝命陸倕製銘于冢內司馬溫公誌呂誨云誨將死囑爲其埋文誌張仲倩云譔次所聞納諸壙此誌銘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後者王荆公集中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於嘉祐賈魏公碑亦立於旣葬之明年而墓誌之作必在葬前溫公銘其兄周卿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于他人而自爲銘以葬時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開平神道碑

銘亦云序而銘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無納壙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墓誌銘藏于壙內邵陵王又作墓誌列於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又范傳正作李白新墓銘刻二石一置壙中一表道上景濂或彷彿此歟

溫公謂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藏於壙中非開發孰從而觀之謂誌銘不可用也嘗哀則引韓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孫避地遂志所在公既貴推尊求命其子祭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信則誌銘之設亦孝子慈孫之深意未可盡非也

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過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

見南史裴子野之傳

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及五代而弛今

且彌布天下矣又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規制之宜審者也

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壙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

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也而直謂之碑則

非也孫何曰蔡邕謾郭有道陳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

未亂之以銘未嘗直名之曰碑

北史與遜傳魏收爲庠秋于碑序合與考謙作銘陸引不爲以爲告

收作也是又有兩人合作序銘者

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

生碑則序與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

碑是竟以麗牲懸練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有銘

謂之量銘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問其

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

按南史虞荔傳梁武帝于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即命勒于館則六朝時已單名曰碑

癸辛雜識引趙松雪云

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

有蓋蓋豐下殺上土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

蓋也後立碑於墓其象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爲蓋非也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誌近代如王遵巖王弇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誌識者非之以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并無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誌而已其妻之附則於誌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者也又古人於碑誌之文不輕作東坡答李方叔云但緣子孫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嘗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號爲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風斯下矣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臨終作文曰

魏郡杜鄴立志忠欸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土
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卽化長安北郭此焉宴息
王阮亭引之以爲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誌之
始也又後漢書趙岐傳岐从病勑兒子可立一員石子
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此亦與杜子夏臨終作文同也

行狀

吳曾能改齊漫錄云自唐以來未爲墓誌必先有行狀
蓋六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書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
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南史袁昂臨歿勅諸子不得
上行狀徐孝嗣爲吳興守王儉贈以四言詩人以此蔡

子尼行狀北史邢臧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而裴松之
三國志註引用先賢行狀最多則漢末已有之并不自
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狀本以太常司徒議諡法魏書
云舊制凡薨亡者大鴻臚本州大中正條其行蹟移公
府下太常博士議諡不應諡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實
若狀不實中正坐如博士封氏聞見記云唐制太常博
士掌諡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錄行狀申尚書省考功
校勘下太常博士議擬申省省司議訖然後奏聞是古
人於行狀原有核實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孫及故吏爲
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議者亦多以善善欲長誰肯爲
刻覈之舉雖有中正博士處分及考功校勘而濫者接

歷魏袁翻謂今之行狀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今之博士又與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狀便爲議諡請敕太常有言詞流宕無復節限者不得聽受唐李翱亦謂行狀諡牒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願敕考功虛者勿受按當時行狀有中正博士之處分考功之校勘尚不冗多虛譽何況近代之行狀不必經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譏又何怪乎虛詞譎語連篇累牘也俞文豹吹劍錄古來誌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誌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狀已見南史則又不得謂婦人行狀之無本也

樂石

世俗誌銘之文每云刻之樂石蓋本嶧山碑文有刻之樂石之語而襲用之不知引用誤也禹貢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爲磬始皇嶧山所刻卽用此磬石故謂之樂石

以磬乃作樂之具

他處刻石文不云樂石也

文士通用之於碑碣誤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忌日忌月

禮記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蓋每遇父母歿之日必素服撤樂哀慕終日六朝以來更有忌日請假之制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請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封氏聞見記則以爲古制忌日止是不飲酒不作樂至於後世請假閉門不見客則禮之過而引晉書會

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樂王便起去持彈
彈鳥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以爲古無忌
日不見客之例其不見客者實山不能悲愴故轉自藏
晦耳此言雖欲矯弊然遇忌日仍宴賓見客如平時行
之既久此禮將遂廢是適便於背死忘親者之爲則與
其過而去之毋寧過而存之文昌雜錄記宋元豐令諸
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蓋猶沿古制也六
朝時又有忌月之說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
下其議荀納王洽等謂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則更當
有忌時忌年益爲無禮南史張融傳融有孝義忌月三
旬不聽音樂唐書王方慶傳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獻

倅不作樂方慶謂禮有忌日無忌月亦引荀納等忌時
忌年之說以折之韋公肅傳舊制忌日之前三日後三
日皆不聽事公肅亦引禮無忌月之說以著其非

七七

俗以人死每第七日爲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則卒哭此
不得其說田藝衡春雨逸響云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
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楊用修
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郎仁寶云天以二氣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陰陽五
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爲一候人
之氣亦惟七凡六日有餘而行十二經又引論衡訂鬼

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蓋甲乙鬼庚辛報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嘗在庚辛也而因以推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則金爲之殺金日鬼則火爲之殺皆隔七日也是數說者皆有理大抵陰陽往來多以七日爲候如世人病傷寒者其輕重每七日則一候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節不爽者易曰七日來復此固天之道也禮記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世做七之始歟然以七七爲限經傳並無明文王棠謂古禮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祭凡七祭蓋因虞禮而誤用之也又引皇甫湜所譏昌

黎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凡俗習畫寫浮屠日

以七數之及陰陽家所謂吉凶一無汚我云云棠謂日

以七數之者卽今世逢七設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實不

始於唐按北史胡國珍死魏明帝爲舉哀

國珍胡太后之父也故死而太后爲

之行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齊令七人出家

閻人孟樂死靈太后於其七日設二百僧齋北齊武成

帝寵和士開將幸晉陽而士開母死帝聽其過七日後

續發又孫靈暉爲南陽王綽師綽死每至七日靈暉爲

請僧設齋此則做七之明證蓋起於元魏北齊也按元

魏時道士寇謙之教盛行而道家鍊丹拜斗率以七七

四十九日爲斷遂推其法於送終而有此七七之制耳

唐李翱集有楊垂譏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朔以爲非禮特論去之韓琦君臣相遇傳仁宗崩英宗初卽位光獻后謂琦曰當初立他爲皇子時臣僚多有言不當立者恐他兒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焚于錢爐矣齋七卽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墳

司空圖作生墳每春秋佳日邀賓友遊咏其上事見唐書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爲春秋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此生墳之始也唐書姚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剡土爲牀曰化臺而刻

石告後世盧照隣隱具茨山下預爲墓區偃臥其中李適營墓樹十松未病時嘗往寢石榻上置所課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此皆在司空圖之先

生祠

官吏有遺愛旣歿而民爲之立祠者蓋自文翁朱邑始漢書文翁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朱邑先爲桐鄉令後入爲大司農臨死囑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子孫念我不如桐鄉民其子遵遺令葬之於桐桐人果爲立祠歲時祭享不絕後漢書周嘉爲零陵守卒吏民頌其遺愛爲立祠焉王渙爲洛陽令卒民立祠於安陽亭西每祀輒絃歌之許荆爲桂陽守卒桂陽人爲立

廟樹神祭形在遼東有恩信既歿吏民爲立祠此皆死
後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莊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
祝之蓋已開其端史記樂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
社號曰樂公社石叟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此生祠
之始也後漢書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爲立祠
王堂爲巴郡太守韋義爲廣都長吏民皆爲立生廟又
李憲旣誅餘黨猶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
事乘單車駕白馬往喻降之乃共爲立生祠號曰白馬
從事唐書狄仁傑貶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遷魏州州
人又爲立祠呂諲治荆州有惠愛荆人搆生祠諲沒人
又以錢十萬徙祠于府西宋史李穀入相淮陽民數千

詣闕請立生祠張亢傳其祖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
德之立生祠韓魏公在定州數州之民詣闕請爲立生
祠事見君臣相遇傳自唐以來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
祠至公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此皆生而立
祠者也

按後唐書狄仁傑有生祠在魏州後其子暉爲
魏州司功參軍會葬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

祠堂

今世士大夫家廟皆曰祠堂按三代無祠堂之名東坡
道遙臺詩自注云莊子祠堂在開元此或後人因其葬
處爲之非漆園時制然王逸序天問云屈原見楚先王
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書壁
而呵問之則戰國末已有祠堂矣漢書張安世及霍光

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其時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如成都外諸葛祠堂蓋一二而已光武紀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爲舂陵宗室起祠堂因謁陵而起祠堂則亦或在墓也後漢書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旣卒夷人愛慕送其喪歸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又清河王慶欲爲母宋貴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爲沒齒之恨魏略明帝東征過賈逵祠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北史崔士謙傳士謙爲荊州刺史及卒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享周書司馬裔卒家室卑陋喪庭無所乃詔爲起祠堂此則不在墓所然其時尚沿祠堂

之名唐以後士大夫各立家廟祠堂名遂廢若唐世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傳嘗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請下有司論定施行王曙亦奏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文彥博亦請定羣臣家廟之制蘇頌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不能有土田請考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皇祐中遂著令臣下立廟是其時亦未以祠堂爲名近世祠堂之稱蓋起於有元之世攷元史仁宗建阿木祠堂英宗建木華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爲名則士大夫私廟可知矣

宗祠素像

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爲尸是戰國時尚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設君室之文則素像實自戰國始顧寧人謂尸禮廢而像事興亦風會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設神主無復有素像者其祖先真容則有畫像歲時展敬唐宋時則尚多素像陸魯望建祠素已像於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詩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陸深谿山餘話云予謫延平時路過蘭溪謁章楓山祠堂祠中素像乃公服不甚肖

塑像

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實不自佛家始史記

帝乙爲偶人以象天神與之博則殷時已開其端國語
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國策宋王假鑄諸
侯之象使侍屏廁則并有鑄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語宋
玉招魂亦云像設魏文侯曰吾所學者乃土梗耳又國
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而又孟
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土偶與桃梗相遇桃梗曰子
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爲人歲八月雨降則汝殘矣土偶
曰吾西岸之上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
削子以爲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稅駕也則
泥塑木刻戰國時皆有之矣又韓非子記桓赫削之
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

夫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訣至佛像自漢武擊
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歸然則佛像本用金鑄其後
有用土木者則轉從入中國後以中國之法爲之耳宋
史方伎傳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壞仁宗命以其真身塑
像寺中此又後世真身塑像之始